三

DS
895
F75L35
1732

平臺紀畧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OCT 6 1971

序

史以紀事垂法戒夫人而知之矣顧史才難得龍門扶風而後寥寥數家愈趨愈下宋元之間一望茅葦況於稗官野史惡有可觀

者哉稗野之文鮮裒乎道循訛走僻炫異逞奇求悅市井庸俗人之耳目有道君子弗為也若有識有筆據事直書即在一郡一邑方隅治亂之微皆必以春

秋之直道行之雖稗野猶正史矣平臺紀畧亦野史之流也康熙六十年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

王師平之鹿洲山人身在行間目覩風濤戎馬豕突

鴻哀指揮戡定經歲餘而後返其於全臺形勝事蹟及軍中叅贊公檄謀謨具載東征一集讀者自能知之繼因當時市井道聽耳食妄言臺事懼訛傳而失

其真將惑亂他年史氏之聞見此平臺紀畧之書所由作也其書以垂戒為主使守土之官兢兢業業顧畏民岩奸頑之輩革面革心共興仁讓是以起亂必

書長亂必書棄民失地狼狽遁逃必書羣賊得志猖獗恣無忌憚必書以明封疆任重稍存玩忽之心必至決裂潰敗不可收拾如此豈不足為前車之鑒乎

自古作亂逆賊靡不身首橫分史冊昭然愚氓或有未盡識者即以目前朱一貴竊踞海邦有地千數百里有黨至數十萬妄擬王公拜官封爵充盜賊之志

顧至此極矣曾不旋踵而
或磔或梟妻子親屬並受
誅夷作賊果奚益乎回思
守分善良安生樂業何等
愉快所以灰叛亂之心而
作其尊

君親上之氣又不嘗示之
標準焉嘉殉難嘉不屈嘉
守澎明臣節也叙調度叙
戰功叙擒撫予出力也置
身局外不以已名雜其內
示公也揔論其是非得失

疆境關繫施經給而措之治安又善後之良策也使人人皆讀此書則在上無玩忽之官在下無悖逆之民千秋百載久安長治山人之有功世道也豈淺尠

哉山人平素以世道人心
為己任所著女學學準公
案諸書皆裨風化不為苟
作少時有志欲續明史綱
目旁求徵信及至　京師
見明史館纂述未竣恐不

無是非互異之嫌又明人子孫有向山人嘵嘵聚訟者是以中輟慨然欲修宋史未敢自信先纂唐代名臣為修史試筆一書以質海內今宋史雖未成編而

讀斯平臺紀畧亦可知其史才之大槩矣紀畧成於雍正元年風行海内者十載舊板漫漶余為加評點而新之因併叙其事於簡端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秋八
月同學弟天長王者輔拜
手題

序

藍子自東寧歸見有市靖臺實
錄者喜之甚讀不終篇而愀然
起喟然歎也曰嗟乎此有志著
述惜未經身歷目覩徒得之道
路之傳聞者其地其人其時其

事多謬悞舛錯將天下後世以爲實然而史氏據以徵信爲害可勝言哉稗官野史雖小道必有可觀求其實焉耳今以閩人言閩事以今日之人言今日事而舛錯謬悞且至於此然則史

氏之是非其迷亂於稗官野史之紀載者不乏矣臺灣雄踞海外直關內地東南半壁沿海六七省門戶相通其亂其平非於國家渺無輕重者致亂之由定亂之略殉難喪節運籌折衝皆

將權衡其袞鉞以爲千秋之龜鑑言焉而不求其實習焉而不知其訛鄙人所爲懼也謭劣不才學荒識陋東征逾載躬歷行間風濤戎馬磔鼠哀鴻執馘獻俘招降殄孽至於罙搜窮山綏

靖番黎無不目擊手揮又或中
夜聞警磨盾草檄千里驅馳睇
瞻要害廢寢食冒風露蓋亦幾
經勞瘁矣無一命之膺當贊畫
之寄事定歸來滿船明月惟有
全臺形勝治亂事蹟了了胸中

所見所聞視他人較爲切實則平臺紀略之作惡可已也據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掩諱自謂可見天日質鬼神而或者以列憲稱名爲譏是猶未知載筆之道者載筆所以傳信非一人一

時之文天下後世共之而姓名
尚不敢筆之書則過失在所必
諱縱功績可紀亦等之諂語諛
詞夫豈其可傳耶鄙人愚昧文
不足傳平臺大役事在必傳直
道平心無爲市井訛談所昏惑

亦庶乎其可矣若夫鑒前車綢未雨施經綸措康乂有治安之責者諒早留心不待閱茲編而後得之也

雍正元年癸卯夏五月端午日

閩漳浦藍鼎元玉霖氏自題於

鹿洲草廬

鼎元玉霖

平臺紀畧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朱一貴之亂

大清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臺灣奸民朱一貴（大書提要）作亂一貴漳之長泰人小名祖游手無藝好結納奸宄爲鄉里所嫉於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充臺厦道轅役尋被革居母頂草地飼鴨爲生其鴨旦

暮編隊出入愚氓異焉（作怪惑人）奸匪過者輒欸延烹鴨具饌務盡歡時承平日久守土恬熙絕不以吏治民（亂所由生）生爲意防範踈濶一貴心易之辛丑春鳳山縣令缺臺郡太守王珍攝縣篆委政次子頗踰閑徵收糧稅苛刻（此事不錯）以風聞捕治盟歃者數十人（此則擾民）違禁入内山斫竹木者百餘人奸匪遂藉爲口實日誣謗官府短長搖惑人心有黃殿者居羅漢門與朱一貴善時謀不逞往來密洽三月李勇吳外鄭定瑞等相率之羅漢門見一貴曰今地方官長（覘破官長本事）但知沉湎

犒蒲耳種種不堪兵民瓦解欲舉大事此其時乎
一貴曰然我姓朱若以明朝後裔聳鄉村歸者必
○爲○首○原○無○
衆皆曰可夏四月十有九日己酉李勇吳外鄭定
○多○人○及○早○擒○捕○可○滅○
瑞王玉全陳印等五十二人即黃殿庄中奉一貴
○日○增○日○多○便○無○忌○憚○
焚表結盟各招黨羽得數百人立賊幟書大元帥
朱夜出岡山襲刦塘汛辛亥警報至郡總兵官歐
○以○斯○人○行○必○不○至○亂○
陽凱集將弁議出兵中營遊擊劉得紫請行弗許
右營遊擊周應龍者龐然魁偉素議論風生令以
兵四百人殺賊又白道府遣臺灣縣丞馮迪調新

港目加留灣蕭壠麻豆四社土番隨之前往岡山○見○周○

○應○龍○玩○寇○致○亂○之○由○龍○門○筆○法○

距府治三十里賊勢未盛疾趨可滅也是日細雨霑泥應龍率兵番行五里駐半路店翼日再進十五里屯角帶圍賊夜出棣榔林汛防把總張文學迎戰敗績棄鳥鎗藤牌軍械爲賊所得應龍隔一溪不能救賊復掠大湖殺汛兵飽所欲而去南路

○如○人○無○人○之○境○

又是南路○諸賊

賊首杜君英於是日遣楊來顏子京率其衆百人之一貴所稱君英在下淡水檳榔林招集粵東種地傭工客民與陳福壽劉國基議共掠臺灣府庫

又有郭國正翁義起草潭戴穆江國論起下埤頭林曹林騫杜、璉起新園王忠起小琉球皆願從君（兩路賊勢將合）英攻府約朱一貴共事癸丑朱一貴移屯岡山之麓周應龍兵至小岡山遇賊與戰千總陳元把總（只千把總）（畧一出力賊便敗去）吳益等奮力掩擊賊大敗退走入山奪袁交友庄（惟恐賊亂不成）屯住應龍收兵劄二濫楊來顏子京亦回下淡水（聽其自去）甲寅周應龍在二濫傳令兵番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五兩土番性貪淫殺良民四人縱火燔民居復斃八人聞者股栗乙卯遠近賊黨

借兵番殺掠爲辭鼓煽沿途村庄迫脅居民分授（是授賊以辭也）以幟由是各鄉紛紛響應豎賊旗幟應龍進劄楠仔坑得南路營叅將苗景龍警報稱林曹諸賊夜攻新園奪軍器下淡水營汛已陷丙辰周應龍復（勉强）行十五里宿南路營（再行幾步）丁巳官軍遇賊于赤山杜君英朱一貴兩路夾攻戰方合周應龍以後隊遽退（可謂勇退）千總陳元戰死把總周應遂被擒吳益重創佯死陳元屍側李頎負傷走周應龍逃歸府治（七日方到一走便歸可謂捷足）一貴率羣賊大隊隨之君英偕陳福壽劉國基戴穆翁飛

虎、江國論、郭國正、楊來、顏子京、林曹、林騫、林璡、鄭文苑、王忠等攻鳳山縣南路營把總林富戰死（南路失鳳山）守備馬定國戰敗自刎死參將苗景龍逃匿萬丹港漁寮三日爲穆周林泗所擒獻郭國正國正令林泗翁義殺之以其頭獻朱一貴（遥接赤山見周）郡中聞赤山之敗（應龍玩寇之害而郡城文武失計可恨可憐）譁然大震文武各遣家屬宵遁先後駕舟並出鹿耳門士民相率逃竄戊午總兵官歐陽凱遊擊劉得紫率兵千餘人臺協水師副將許雲率兵五百（鎮兵如此焉得不敗）出劄春牛埔列營以待軍中夜驚鎮兵四散已未

黎明稍集人無戰心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域諸羅知縣朱夔等捐銀一千五百兩躬歷諸營勞軍庚申賊至鎮協將弁鎗砲齊發許雲躍馬當先陷陣水師弁兵決命奮勇陸師繼進賊大敗退屯竿津林（可見賊無能為）把總陳宋見周應遂被縛牛車力追殺賊救應遂回營而鎮標把總許陞黃陞見賊勢沿大終當復來徑引去（又被此輩壞事）是時水師左營遊擊游崇功巡哨笨港聞報以兵還入鹿耳門遇文武眷舟嘆曰（尚有明理人惜來遲）官者兵民之望官眷逃

則人心散大事去矣登岸赴敵其壻叩馬請區處眷屬崇功厲聲曰今日遑知有家哉（如此方是）麾衆疾馳春牛埔五月朔日辛酉賊衆數萬俱集劉得紫率守備張成以兵堵截中路口在半路店迎敵歐陽凱許雲游崇功率弁兵在春牛埔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衝殺鎮兵忽内亂（鎮兵皆賊所以僨事）百總楊泰綽號達家勇者先通賊爲内應刺歐陽凱墜馬羣賊交刃截其首而去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皆（諸人勇[illegible]）之汀州鎮標把總石琳帶兵之臺換班亦戰死海（皆無愧臣節）

壇把總李信創重已死有王宋者憐而欲埋之復蘇乃與偕匿他所劉得紫聞敗率兵還救所乘馬爲賊砍倒與守備張成俱被擒副將許雲衝突血戰殺賊數百人與遊擊游崇功千總林文煌趙奇奉把總李茂吉奮臂大呼所向披靡自黎明戰至日中矢窮砲盡雲重創遍體墮馬步行猶手刃數十賊勢孤無援左手被賊斫斷乃罵曰生不能殺盡逆奴死必來殲滅汝等賊怒剮雲屍游崇功單騎殺賊數十人馬蹶被殺林文煌趙奇奉俱戰死

寫得水師將弁分外勇烈

許雲忠勇足令讀者神飛

李茂吉爲賊所執至南較場見戴穆挺立岸然穆怪其不跪叱之曰若兵耶茂吉曰官穆曰把總微官耳若壯士降當以汝爲將軍茂吉瞋目厲聲罵曰我　朝廷命官豈從汝作賊舉足踢賊案案翻（李茂吉氣吞逆賊尤令人可愛可敬）奮力斷縛直前欲奪刀殺賊賊衆舉刀共斮之頭腦破裂尚指賊痛罵如初氣絶乃已官兵旣敗臺協水師中營遊擊張彥賢右營遊擊王鼎守備萬（以下俱寫一班抱頭鼠竄者）奏平淩進楊進千把總朱明劉清鄭耀等率兵千餘人戰船四十餘號聯艅楊航逃出澎湖鎮標左

營遊擊孫文元奔至鹿耳門赴海死右營遊擊周
應龍中營把總王丑附商船逃歸內地直走泉州
○最○走○得○遠○
把總李碩陳福尹成道標守備王國祥千總許自
重皆逃澎湖臺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
臺灣知縣吳觀域縣丞馮迪典史王定國諸羅知
○所○處○亦○
縣朱夔典史張青遠皆一時相率登舟處港內商
○追○敘○
○是○皆○微○功○不○敵○大○過○
漁艇艦爲賊所有盡驅出鹿耳門齊赴澎湖先是
○當○日○玩○寇○諸○事○是○史○漢○筆○法○
粵民高永壽在笨港負販爲生有病者於破廟餓
且死永壽活之一日至南路遇前所活人欷歔感

泣引之深山中設酒殺相待賊也與見朱一貴乃鎗森列言倡亂謀甚悉邀永壽入夥佯許之乘間逃回赴南路營告變弗信至府復告之鎮道鎮道以爲狂疾（不知是誰狂疾）會審嚴刑坐妖言惑衆將論死（冉信奇）從寬責逐過海遞回原籍賊平後制府移檄粵東喚高永壽至臺詢向日所見賊營故處不可得令往羅漢門看之亦不是再至南路郎嬌遍尋上下山谷月餘乃還據高永壽言昔日如夢如醉想是命當受刑今遍覓諸山並無其處亦異事也又安平兵竊賣火藥載往接濟事發亦置弗問（疎玩極矣）又一僧異（此僧便是賊）服怪飾周遊街巷詭稱天帝使告臺民四月杪有大難至惟門設香案以黃紙爲小旗書帝令二

字插案中可免及賊至家如僧言故官兵見者以

可見僧尼鄒人俱不可令入窺

遥接亦是史漢

爲百姓從賊多慌亂以及于敗羣賊攻破臺灣府

筆法與前十有九日應則前夾句耳

蓋朔日午刻也杜君英先入住總兵官署朱一貴繼入居臺厦道署同開府庫分掠金銀復開紅毛樓樓故紅彝所築舊名赤嵌城紅毛酋長居焉鄭氏以貯火藥軍器四十年來莫有啓者賊疑爲金銀窖故發之得大小砲位刀鎗硝磺鉎鐵鉛彈如

使賊無忌至此守臣其

山癸亥立朱一貴爲僞王通天冠黃袍玉帶皆取

可宜正書而弗削蓋傷之也

此段

之優羣賊擁坐堂上呼萬歲僞號永和北路奸民

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攺萬和尚林泰蕭春等亦于是月朔日豎旗聚衆越三日環攻諸羅縣北路營叅將羅萬倉千總陳崧把總鄭高葉旺分門迎敵萬倉當其南出死力拒戰兵單無援賊陳碧以竹篙鎗戳其喉顛張岳賴元攺揮刀殺之萬倉側室蔣氏聞兵敗自經死陳崧鄭高遯入山集鄉民自保乙丑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攺將羅叅將首賫至府獻朱一貴請功一貴見全臺俱陷揚揚得意以爲莫已誅也遂倣俳優登高臺鳴鐘伐鼓呵

又失諸羅

左氏筆法

烈婦

寫賊人得志大胆胡

行筆法妙絕

唱拜跪大封羣賊以王玉全爲僞國師王君彩洪陣爲僞太師杜君英陳福壽李勇吳外翁飛虎陳印戴穆鄭定瑞郭國正顏子京楊來黃殿劉國基黃日昇江國論王忠林曹薛菊林騫林璉陳正達張看賴池賴元改鄭惟晃鄭文苑陳成等爲僞國公張岳不受公爵爲僞將軍陳燦蘇天威等爲僞侯張阿山卓敬陳國進等爲僞都督蕭斌詹遴爲僞尚書內閣辦事麻恩林玉爲僞輔駕大將軍其餘僞文職部科以下僞武職總兵副將以下不計

分封段

絶似項紀

其數以鄭定瑞蘇天威同領賊兵三千鎮守鹿耳
總○承○立○面○描○寫○一○番○逼○出○下○面○童○謠○來○
門是時僞職塡街摩肩觸額優伶服飾搜括靡遺
或戴幞頭衣小袖紗帽金冠被甲騎牛或以色綾
裹其首方巾朝服炫黃于道民間爲之謠曰頭戴
明朝帽身穿淸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蓋
東○上○起○下○史○漢○神○手○　補敘劉得
童孺婦女皆知其旦暮可滅而禽也先是遊擊劉
紫天衣○無縫
得紫被擒引頸受刃賊素重其名弗忍殺得紫曰
吾爲
天子命官不可不死但求埋吾帥屍首死瞑目耳

賊黃日昇嘉其義聽之收埋畢復禁之學宮朱子祠求死不可得賊與言弗應進食弗食七日仍不死士民兵僧進粥苦勸皆弗食至是諸生林皐劉化鯉爲言諸賊可滅狀當報仇得紫始受民餽食啜粥延命以待大師作恢復計矣臺中逃竄各官及避難民人于壬戌癸亥兩日咸到澎湖澎協將弁倉皇不知所措見羣情洶洶而臺中文武俱至也亦各出家屬登舟將渡廈門百姓婦女爭舟雜沓哀聲震海岸右營守備林亮聞之請協營主將

與上皆知可滅句一線穿入

方敘一箇不屈的忽照顧許多竄

逃的是要逼出澎湖光景手法絕妙

掣回登舟各家屬死守澎湖諸將猶豫不決亮厲（中流砥柱）聲曰朝廷以海外封疆付我等正爲緩急倚賴（忠臣之言）非徒昇平食祿廩營身家已也今鋒刃未血而相（惜逃澎諸公不曾計及此耳）率委去他日駢首市曹寧能免乎丈夫不死則已死則死忠義耳請整兵配船守禦要害俟賊至決一死戰戰不捷而亮死公等歸亦未遲皆曰諾願（壯甚）（造出將令更要緊不然安得官眷肯登）死守亮馳出江干徑申主將號令拔所佩刀驅官民家屬各登岸衆心始固（岸）是時水師提督施世驃見避難民船到厦方知臺變然未意全郡遽陷也

賊入府時文武倉皇潰亂至澎湖喘息稍定乃具文申報丙寅報至厦門世驃集諸將議曰臺寇猖獗極矣六七日間全郡俱陷此殆非小敵也今數百艘逃入内地脱有奸徒混跡乘虛鼓煽厦島一搖罪可言哉其各謹巡防嚴守禦無敢懈怠浙閩

拆驪得珠

總督覺羅滿保聞臺陷念厦門爲控制臺灣咽喉

平臺得手在此一

閩南沿海根本重地不可不親行彈壓以定人心

着

爲進取恢復之計會商巡撫呂猶龍綏輯省城糧餉軍需諸務屬焉密疏告變且言星馳赴厦狀請

皇上稍寬督責尅限一月務必掃除兇醜復還土疆復念厦門地褊人衆軍興旁午米價易騰先移（此舉是安厦第一着）檄浙江廣東兩省運米之厦令布政使沙木哈督買延建上游之米運載赴厦平糶飛咨促提督施世驃刻期出師檄名南澳總兵官藍廷珍星赴厦門面商征臺機務（調遣佈置寫得井井有條）以糧驛道韓奕總理厦門軍前糧餉調撥軍需僱募船隻諸事偕督標左營叅將王萬化撫標左營遊擊邊士偉先兼程赴厦宣諭百姓使無恐量調閩省水陸各標營將備弁兵悉

由水道赴厦聽候調遣庚午總督覺羅滿保（大書鄭重）發三山壬申抵泉之塗嶺（串入）連接南澳鎮稟函大喜曰藍總兵所見事事與吾胸合吾調此君平臺得人矣蓋廷珍聞臺警條陳進兵事宜首請總督駐厦就（英雄所見不約而同）近督師而滿保已兼程疾趨三日澳稟適至又喜其指畫謨謀皆洞中窾會知爲帥必能成功故云（繪出道中小照見滿督之能）爾也時陰雨連旬乘竹兜子從數騎行泥淖中所過人莫知爲制府者乙亥至厦門則提督施世驃已登舟出港兩日矣初厦島居民聞臺變倉猝疑

賊且長驅澎廈而泉漳山僻無賴嚣嚣偶語四處
有揭竿嘯聚之謀居郡邑者攜眷屬遯深山居鄉
徵兵騷擾向來常事此
村者入郡邑岌岌乎動矣又聞各路徵兵恐所至
見滿督之能
騷擾米價騰貴市里驚惶及總督至廈從容鎮靜
民乃晏然召募丁壯籍游手皆隸軍中伏莽萌芽
此是
潛消淨盡所徵各鎮協標營兵多從海舟赴廈陸
不擾之訣
行至者亦處之舟中人給銀米蔬菜有加嚴令肅
如此
伍船止許一人登岸買辦所需悉依民價故雖大
方是能軍
師雲集而街巷寂然不見兵革未幾所檄移諸路

運載米石數萬俱至米價頓平民益歡慶忘亂屈（束上）（逗下筆力千鈞）指臺郡可復也臺中羣賊互爭雄長當內地總督（內外紐合）過塗嶺之日正朱一貴杜君英海外吞併之時（對照時日清楚而文情亦妙絕）先是君英入府時欲立其子杜會三爲王衆不服立朱一貴君英故恚甚每事驕蹇掠婦女七人閉營中而一貴出令禁淫掠戴穆强娶民間婦女一貴殺之以洪陣私鬻僞劄併殺洪陣君英所掠女有係吳外戚屬者外請釋之不聽怒欲相攻一貴遣楊來林璉往問君英收縛來璉一貴怒密謀李勇

鄭國正等整兵圍攻杜君英敗之君英與林沙堂等率粵賊數萬人北走虎尾溪至猫兒干屯劄剽掠村社半線上下多被蹂躪所未至者惟南崁以(斂賊所至而併及所未至是要逼出淡水來)北廼淡水營守備陳策聞臺郡陷沒恐賊人將至(郡怒接上)督弁兵堅守招集鄉壯分佈要害有奸民范景文潛蹤入境欲煽惑番民爲叛策擒而斬之遣隊目鄭明蔡武赴厦請救則總督滿保已先于途次移咨巡撫呂猶龍就省撥兵賃船從閩安直向淡水及至厦復以十艘配兵五百名令金門守備李燕

馮和

北路營守備劉錫帶領救淡鄭明蔡武所坐船遭
風飄入澎湖施世驃復遣澎協右營遊擊張駥領
兵前往及鄭明等至廈則呂猶龍自省調發援淡
之兵船亦至廈滿保遣千總李郡賫令箭帶領并
（總束一筆完救淡調）
會諸路官兵星赴淡水應援統計前後發往救淡
（遣之局）（大書）
之兵共一千七百餘名二十有七日丁亥南澳總
（特書與上總督發三山遥應）
兵官藍廷珍單騎到廈所部舟師繼至總督滿保
大喜與定平臺方畧委令總統征臺水陸大軍帶
（總統將弁兵船數目）
領將弁八十餘員目兵丁壯八千餘名營哨商艘

杉板頭䑸仔等船四百餘號舵工水手四千餘名會提督施世驃於澎湖剋期進剿祭江誓師滿保躬造海濱送之廷珍意氣慨慷從容謂滿保曰草寇不足煩區處其一登彼岸大人可即奏報蕩平也六月朔日辛卯樓船出廈門港翼日至青水溝颶風驟起浪高桅末幾覆溺者數次三軍相顧動色藍廷珍親操舟御風飄至銅山戊戌風定發銅山庚子到澎湖會提督施世驃分定調遣計失後趁澎從征將弁督標左營參將王萬化陸路提標

是得勝將模樣

可謂目無全牛

總計

兩路將弁如火烈烈氣味絕似平淮碑

中營叅將林政。後營遊擊范國斗。將軍標右營遊擊魏天錫。撫標左營遊擊邊士偉。水師提標右營遊擊王良駿。前營遊擊林秀。後營遊擊許華。金門鎭標右營遊擊薄有成。銅山營遊擊鄭耀祖。海壇鎭標左營遊擊謝希賢。閩安協標左營遊擊朱文。福寧鎭標右營遊擊郭祺。汀州鎭標左營遊擊王紹緒。漳州鎭標左營遊擊齊元輔。雲霄營遊擊金作礪。興化協標右營遊擊胡璟。原任海壇鎭左營遊擊李祖。原任黃巖鎭中營遊擊陳允陞。澎湖協

右營守備林亮。海壇鎮右營守備魏大猷。南澳鎮
左營守備呂瑞麟。閩安協右營守備洪平。陸路提
標右營守備康陵。水師提標左營守備高得志。泉
州城守營守備鄭文祥。興化協左營守備劉永貴。
同安營守備葉應龍。烽火營守備蔡勇。漳浦營守
備蘇明良。安平協千總董方及各標營千總胡廣
等。把總蘇榮等。俸滿千總林君卿等。共叅遊都守
千把一百二十餘員。目兵丁壯一萬二千餘名。大（此是合提督施兵船在內）
小船六百餘號。舵工水手六千餘名。軍火器械米

鹽蔬菜一切軍需皆總督滿保自廈整備靡有欠缺所用商船俱發價僱募嚮義不受直者量給外委守備千把總銜劄以鼓勵之復慮大兵進剿澎（此處周到）島單虛檄召金門鎮總兵官黃英統領海壇鎮標右營遊擊李殿臣羅源營遊擊王良翰福州城守營都司李經世將軍標左營守備黃元溥水師提標後營守備何重申桐山營守備閆威長福營守備王晏協同副將羅光乾左營遊擊陳國星守備邱延祚等督官兵防守澎湖其餘繼至者皆令赴（周到）

施世驃藍廷珍軍前從征先是周應龍逃回泉州
爲陸路提督穆廷栻獲送總督軍前而施世驃至
澎湖亦將臺變逃回將弁張彥賢等十餘員押解
（可惜一箇將字）
之厦總督滿保將按軍法數人者皆請死于敵冒
矢石立功贖罪許之令千總游全興管押征臺至
（一班可恨並削其官實未革）
是亦到澎聽調遣則周應龍張彥賢王鼎王國祥
（職）
萬奏平凌進楊進朱明劉清鄭耀陳福尹成李碩
（二弁不在押內）
陳奇通等合之牛龍許自重爲臺變逃回十六員
（十六員之下吳良書官非予之也所以明）
是也而澎協右營把總吳良在臺灣修理戰艦臺

陷從賊爲賊謀取澎湖領僞劄百張白金五百兩（其爲官而作賊也）偕其黨十二人至澎施世驃故納之夜使人醉其（見施世驃之能）同行者酒逆謀頗露搜得僞劄窮治之遂盡吐賊中情形知賊黨相攻百姓不附藍廷珍言于世驃曰羣盜皆穿窬烏合畏死脅從乖離渙散一攻即靡但其衆至三十萬不可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所以解散其黨平臺要著此爲第一）以某愚見止殲巨魁數人餘反側槩令自新勿有所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世驃曰善戒將弁登岸之日無得妄殺賊來降者

悉縱還家門户旗幟書大清良民者卽爲良民惟（妙使賊化爲民則不待戰而已勝）
拒敵者乃斬之癸卯發澎湖以林亮董方爲前鋒（特書）
令外委洪就洪選等善水者十二人駕小舟同前
鋒先行于鹿耳門淸港插標記明舟行路徑丙午（是六月十六日）
黎明舟師咸抵鹿耳門外賊目蘇天威率衆據鹿
耳門砲臺疊發大砲又以小舟扼險迎敵前鋒林
亮董方以六船冒死直進亦施大砲攻擊遥望砲（先鋒得竅）
臺火藥堆積纍纍亮命砲專攻火藥桶中之火起（不是忙中着閒見）
燔爇賊無算賊潰遂入鹿耳門維時海靈助順潮

水漲高八尺藍廷珍率王萬化林政等四百餘艘
連檣並進林亮董方乘艕掩殺艭賊船把總蘇榮
爭先亦同登岸奪取鹿耳門砲臺焚其營壘遊擊
林秀薄有成守備魏大猷葉應龍追殺逸賊蘇天
威逃入安平鎮城與賊目鄭定瑞列兵迎敵林亮
董方奮勇先登復陷賊陣藍廷珍率衆將王萬化
林政遊擊魏天錫邊士偉朱文謝希賢鄭耀祖胡
璟郭祺王紹緒齊元輔金作礪范國斗李祖陳允
陞守備呂瑞麟洪平鄭文祥劉永貴康陵蘇明良

等各弁兵繼之賊敗走林亮董方復登安平鎮城（如先鋒二日連收二險）
竪立大軍旗幟廷珍出示安民蓋日猶未晡也安
平既得令鄭耀祖王紹緒專守安平城許華守鹿
耳門王萬化林政林秀邊士偉李祖康陵蘇明良
駐劄鯤身頭列守要害安平百姓喜 王師至止（此喜非常）
老幼趨蹌爭給軍食少壯者自充鄉兵願導官軍
殺賊是夕施世驃船到鹿耳門丁未乘潮入安平
朱一貴遣楊來顏子京張阿山翁飛虎率賊衆八
千餘人犯安平林政王萬化邊士偉林秀王紹緒

鄭耀祖李䄶等各率兵迎敵千總游全興以張彥
賢等十四員同在四鯤身與戰藍廷珍指揮攻擊
我兵鎗砲連環如雨復遣朱文魏天錫謝希賢胡
璟林亮魏大猷呂瑞麟葉應龍劉永貴等駕小船
沿岸夾擊賊大敗追至七鯤身瀨口此十七日之捷戊申魏天錫
謝希賢魏大猷率把總牛龍外委守備陳章等以
輕舟載鎗砲硝磺烈焰于塗墼埕水仔尾等處燒此十八日燒賊船
賊巨艦凡四己酉朱一貴復遣李勇吳外張阿山
翁飛虎陳印楊來郭國正等率賊衆數萬人駕牛

車列盾爲陣復犯安平乃以齊元輔金作礪呂瑞麟蘇明良范崇勛率弁兵爲左拒王萬化林政邊士偉李祖康陵率弁兵爲右拒鄭耀祖王紹緒爲後應賊目翁飛虎率所部烏龍旗（此賊精銳）爲前鋒驅車擁盾冒砲火衝突羣賊大隊並至左右兩軍邊士偉呂瑞麟等大戰于二鯤身藍廷珍親督大砲連環齊發倒賊烏龍旗破牛車陣（賊人失所恃矣）林秀王良駿朱文謝希賢胡璟林亮魏大猷蔡勇劉永貴各乘小舟駕大砲附岸夾攻賊衆大敗入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此是十九日）

殺傷不計自是賊人退保府治不敢再至鯤身惟（大捷）
沿岸列砲晝夜固守我軍分駕小舟迫岸攻擊與（固守相持何時可了是要逼出西港子一路）
賊相持有西港仔士民具羊酒到安平鎭叩迎（却好接上）
王師載家屬爲質願引大兵從西港仔登岸殺賊
提督施世驃然之庚戌夜密遣林亮、魏大猷、洪平、
董方以兵一千二百名往西港仔次日藍廷珍知
其事急言于世驃曰謀算必出萬全不可恃勝輕（深知賊人情形所料一毫不差）
舉聞賊多在蕭壠麻豆間西港仔乃其肘下且距
府不遠呼召立應又多竹林可埋伏彼若以數千

人分佈要害四面掩擊亮等一軍危矣世驃瞿然（要緊）
曰如何廷珍曰當用全力以大軍繼之世驃曰誰
當行者廷珍曰此非他人所能任某不敢辭公當
分遣將備于瀨口塗墼埕等處盡力攻擊賊聞我
師北來必棄營遁府治恢復在此一二日間耳辛（此亦大舉故復詳兵數）
亥初昏藍廷珍留所部官兵三分之一會攻府治
率舟師五千五百餘人夜向西港仔進發翼日黎（名將舉動）
明在竿寮鄉登岸令諸舟悉回安平諸將曰登岸（兵法）
棄舟何也曰示軍士必死無還心今日戰勝明當

直抵府治耳言未已諜者報賊在蘇厝甲與林亮魏大猷決戰勢甚張廷珍分兵八隊以魏天錫金作礪葉應龍武舉倪鴻範等率兵千人副林亮魏大猷洪平董方爲前鋒林政李祖兵千人爲左翼王萬化邊士偉兵千人爲右翼復以胡璟劉永貴范國斗范崇勛分千人爲左右奇兵蘇明良兵四百爲後應呂瑞麟兵七百爲遊兵廷珍親率陳允陛陳章林君卿周宣藍弘沛何期有等領親丁精銳五百人爲中軍並進賊目林曹江國論黃殿林

鶱林璉等率衆來迎前鋒軍奮力衝殺左右兩翼

如五花八門令人應接不暇筆力在左右馬閒

奇兵繞賊陣後首尾夾擊遊兵突出竹林橫衝賊陣中軍虓闞殺進鎗砲震天賊大敗潰亂奔竄追斬俘獲從橫遍地薄暮至犂頭標廷珍料賊必夜

此又高着出人意外

刦營漏初下傳令撤帳房捲旗幟露刃伏芒蔗間賊果至不見大營大驚須臾我軍突出衝殺賊大敗奔散自是胆落不復有戰心矣癸丑廷珍督大

如風捲籜

功成

兵南下復敗賊於木柵仔追殺至蔦松溪直搗臺郡朱一貴率羣賊數萬遁去廷珍收復府治出示

安民駐劄　萬壽亭水師提督施世驃于先一日
傳令水陸官兵並進遊擊林秀王良駿薄有成齊
元輔郭祺王紹緒鄭耀祖守備鄭文祥千總游全
興與張彥賢等十四員從七鯤身陸路至瀨口攻
府治之南遊擊朱文謝希賢守備高得志蔡勇等
分坐小船于鹽埕塗墼埕大井頭攻府治西南賊
盡驅精銳拒戰我軍賈勇爭先遂奪塗墼埕燬賊
營至晚屯南較場癸丑與總鎮藍廷珍俱會府治
萬姓歡呼復見天日家家戶外設香案拜迎

王師廷珍一一慰撫之遣外委守備陳章飛航至
厦赴總督覺羅滿保軍前報捷乙卯提督施世驃（大書一束完）
登岸率大兵屯北較塲藍廷珍仍駐　萬壽亭據（復府治之局）
弁兵先後報獲殺害歐陽總兵之達家勇殺害許
副將之黃龍殺害羅叅將之陳碧各付其子歐陽
敏許方度羅世正等自行處死以報父仇凌遲剖（此大快人心之事畧）
肝碎屍揚骨聽從其便臺人快之閏六月朔日庚（不可少）
中陳章報捷至厦門總督滿保檄藍廷珍署理臺
灣鎮總兵官事會巡撫呂猶龍繕疏以捷聞則施

世驃在臺灣軍中已先自　題奏上達矣初臺灣（插○敘○警○）警報于六月至京師（報○一○路○手○法○妙○絕○）

皇帝惻然不忍加誅乃為

諭曰諭臺灣衆民據督臣滿保等所奏并伊等進摺家人所言臺灣百姓似有變動又奏稱滿保于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等語朕思汝等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之比或因饑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員（明○見○萬○里○）刻剝所致一二匪類唱誘衆人殺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强拒其實與衆何涉今若遽行征

剿朕心大有不忍故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汝等若即就撫自諒原爾罪若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剿俱成灰燼矣臺灣止一海島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賴閩省錢糧養生前海賊佔踞六十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又何能爲諭旨到時即將困迫情由訴明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汝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謂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原其致此之罪俱皆不肖官員汝等俱係朕歷年豢養

良民朕不忍勦除故皆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勦汝等安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不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又勅浙江將軍塔拜以甲二千赴閩協防巡撫呂猶龍遣按察使董永芠迎勞於浦城辦理夫船永芠素有才名方嚴不阿一路問民疾苦捐俸錢恤災傷多方撫慰故兵行而民不擾浙兵至閩欲借宿民居呂猶龍不可召兩司計議永芠曰靖亂以安至言民為本若宿民居民不堪也命署福州府馮璽分

撥諸佛寺居之於是浙兵駐閩者數月得相安一無所苦

上諭至閩則六月二十有五日也（收復府治之三日）總督滿保檄委興泉道陶範親賫

諭旨往臺灣安撫百姓併署理臺厦道事調汀州知府高鐸知臺灣府分委建寧通判孫魯往署臺灣府同知併臺灣知縣事海澄知縣劉光泗往署鳳山漳浦知縣汪紳文往署諸羅俱隨大兵安輯流亡慰撫各庄社民番（此一着不可少）伊時臺郡既平提督施世

驃總兵官藍廷珍分遣大兵擴清南北二路以王萬化林政邊士偉魏天錫帶領官兵勦撫南路逸賊收復南路營鳳山縣擒斬賊目顏子京鄭定瑞等安撫下淡水大崑麓各處人民社番而南路五百里地方俱皆平復矣以林秀薄有成范國斗齊元輔郭祺胡璟李祖鄭文祥劉永貴董方林君卿及游全興帶同張彥賢等十四員往北路勦撫逸賊原任遊擊劉得紫先于壬子夜乘間投大師施世驃藍廷珍嘉其抗賊不屈優待之得紫募丁壯

百五十人請殺賊報仇雪恥是行與焉戊午敗賊
此二十八日大穆降之處
千大穆降斬獲甚多賊黨降者散者十之九朱一
貴率數千人走灣裏溪大軍追至茅港尾鐵線橋
賊勢漸窮
收復鹽水港朱一貴走下加冬俸滿千總林君鄉
率外委千總張佛等二十人先大軍二十里前行
追殺賊衆奪牛車馬匹砲械與陳尚珍楊秀計議
一貴雖未擒而去一君彩賊黨已
潛通張岳欲擒朱一貴先謀去僞軍師王君彩一
孫
貴收君彩殺之而漳浦人王仁和素往來溝尾庄
與庄民楊石友善知其旅楊旭楊雄等爲一方巨

肇可與謀以言餂之石許焉仁和密告於藍廷珍廷珍給仁和外委守備併楊旭楊石楊雄等守備千總各銜劄令謀擒朱一貴復有蘇山黃遵爲李祖賫書與楊旭亦令計擒一貴於是楊旭與王仁和楊石楊雄陳尚珍楊秀等密糾溝尾前庄後庄小槺榔新埤佳走後潭等庄鄉壯以待閏六月五日甲子一貴率千人至溝尾庄索飯食楊旭等椎牛餉之許號召六庄鄉壯相助一貴往月眉潭之食乙丑夜其黨散去六百餘人丙寅楊雄紿一貴

復回溝尾庄薄暮霖雨旭備館舍將一貴等分宿民家傳集六庄鄉壯佯爲守護潛以水灌賊砲夜五鼓大譟稱官兵至金鼓火砲齊鳴諸賊倉皇驚起不知所措楊雄楊旭楊石王仁和等遂擒朱一貴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等四人散其餘衆吳外陳印各率黨逸出旭縛一貴等置牛車赴八掌溪交遊擊林秀王仁和馳報藍廷珍廷珍令解赴施世驃軍前而自往會訊一貴尚自尊大欲與提軍抗禮昂然而立廷珍至叱之跪一貴猶妄稱孤家

詞甚不遜（氣可笑）廷珍怒命捶其足於是一貴及其黨皆跪伏罪請死乃檻送厦門聽總督覺羅滿保解京正法又有大排竹人民斬楊來首級獻林秀秀函至府竿示藁街復據林秀等官兵李必第楊雄等鄉壯報獲吳外陳印李勇陳正達盧朱及就撫之林曹林騫林璉鄭惟晃張看等俱先後解至軍前分遣朱文謝希賢呂瑞麟洪平及自澎調至之守（分北路收復營縣股）備閻威以兵收復北路營諸羅縣擒斬賊目萬和尚等北路營千總陳徽把總鄭高率鄉兵來迎先

是陳徽等于六月丙辰起民兵攻復諸羅縣斬賊目賴元改頭祭羅參將因　王師未至縣治復為翁飛虎江國論所奪仍入山至是乃出招撫賊目曾賢李德隨朱文等安輯各庄社民番一分遣汀州（分北路）鎮中營遊擊景慧帶領官兵收復笨港又遣林亮（平定沿海一帶）魏大猷洪平以舟師赴笨港接應平定沿海上下而援淡之遊擊張駥守備李燕劉錫千總李郡淡水營守備陳策等引兵南下半線時朱文等已平諸羅謝希賢引兵北上與張駥等合而北路于餘（總束一筆）

里地方盡皆平復矣元兇旣擒餘黨解散尚有當
○完○北○路○諸○軍○之○局
日倡謀渠魁僞稱國公如杜君英陳福壽劉國基
江國論薛菊王忠陳成鄭文苑及君英之子杜會
三等未獲總督滿保檄藍廷珍擒撫之重懸賞格
○伏○後○半○篇○多○少○文○字
遣弁目外委分途緝捕方朱一貴作亂時有下淡
水客庄民人侯觀德李直三等建大清義民旗奉
皇帝萬歲牌聯絡鄉壯拒賊一貴遣陳福壽劉國
基薛菊王忠劉育等領賊衆數萬攻其庄六月十
○大○書○義○民○殺○賊○是○一○快○事
有九日己酉侯觀德等逆戰于淡水溪敗之陣斬

劉育殺賊兵及迫入水死者萬計屍骸狼藉溪沙
間陳福壽窮蹙自刎爲賊徒所救聞
王師已進安平五日乃遁入山劉國基薛菊王忠
俱逃之郎嬌藏匿至是外委陳章遣諜至郎嬌蹤（遲接無痕）
跡之國基等三人皆在章因與林尚蘇庚駕船赴
郎嬌招撫諭以　國恩寬大邀與俱來三人皆首
肯有提督差員某繼至責賊迎拜不如禮王忠聞（此筆悮事）
之曰今如此到郡可知遂逃去章以劉國基薛菊
見藍廷珍廷珍好言慰藉以恩禮加之七月癸丑

江國論鄭元長等復聚餘黨豎旗于阿猴林藍廷珍發兵追勦羣賊已散繫旗林木中國論元長逃北路其黨陳逸謀于差員張騰霄騰霄偕逸往撫之乃與俱至廷珍爲之美衣服聽其出入遨遊而（以招致未來者）陰使人爲之備於是就撫諸賊皆忻然自慰曰江國論且然我曹無患矣六月捷報至京　朝廷先得施世驃奏大喜特授賁摺人戴進官把總賜世驃東珠朝帽蟒袍黃帶異數有加又以淡水營守備陳策陞補臺灣鎮總兵官加左都督時臺中（兵燹）癘

疫盛行從征將士冒炎威宿風露惡氣薰蒸水土（後生往有此）
不服疾病亡故者多參將林政王萬化遊擊許華
先後俱歿千軍八月十有三日辛未怪風暴雨屋（風雨中有火亦是奇事）
瓦齊飛風雨中流火條條竟夜燭天海水驟漲所
泊臺港大小船擊碎殆盡或飄而上之平陸拔大
樹傾牆垣萬姓哀號無容身地施世驃藍廷珍各
終夜露立風雨中軍士蜂擁相携持不敢動稍舉
足則風颺顛仆或裂膚破面流血翼日霽靜郡無（怪風）
完宅壓溺死者數于人浮屍蔽江瓦桷充路署臺

厦道陶範府縣高鐸孫魯等躬歷民家拊循流涕發倉賑貸瘞死扶傷以風災飛報上聞
朝廷發帑金賜恤殘黎始得更生諸羅一縣未被
風災而餘孽楊君李明等聚黨刦掠鹽水港藍廷珍遣人緝捕悉擒之又林君等煽誘奸民豎旗於六加佃俱爲知縣汪紳文所獲並解至府會同陶範高鐸孫魯等質訊僉議押解内地廷珍曰甫平思亂既赦復叛此曹弗可活也今解入内地不能不牽累無辜恐民間人人自危且上下審駁奏報

往返動隔經年海外反側地非樹威不足彈壓吾
於就撫者加之恩擒者棄諸市庶奸徒悚息可淨（必加此乃可定亂）
盡根株耳亟梟示衆定民心而固疆圉有罪其自
當之軍中義得專殺無預諸君事也皆曰諾九月
壬辰梟楊君林君等爲首四人竿示其處餘黨分（大書）
別杖斃枷鹹責逐過水復有黃輝卓敬在舊社紅
毛寮聚謀爲亂聲言羅漢門阿猴林有王忠等數
千人接應尅日攻府藍廷珍發兵擒捕搜獲僞劄
與陶範高鐸孫魯等會訊輝與敬直承不諱並斬

之陳章訪緝餘孽復于南路觀音山招撫陳福壽以來廷珍大喜留福壽軍中以家人禮待之服食

與上就撫者加恩一串

皆從厚遠近賊徒聞風思歸誠者益衆杜君英久處山中晝伏夜走聞福壽就撫頗心動藍廷珍檄外委守備施恩陳祥以諜者林生入羅漢門說之君英恐見賣欲得福壽面詢情實即與俱來廷珍

推誠待賊胆識俱高

遣福壽同施恩等往福壽尚病載牛車以行君英遂出廷珍待以恩禮一如福壽飲食居處遨遊兩人不相離也君英尚留其子杜會三未出越三日

知乃父無恙千總何勉往說之會三就撫蓋九月

（一來完招撫三渠魁之局）

中旬十數日間陳福壽杜君英杜會三俱羅而致焉提督施世驃自風災驚悸疾作以九月望日癸卯卒于軍藍廷珍奉檄署理提督印務陶範高鐸見君英等諸賊出入自由疑日久有意外患言于廷珍曰此曹皆元兇大憝　上所留意今報獲旦

（此是正論非迂也）

暮必致京師與朱一貴並鞫而公寬大至此倘逸去奈何廷珍曰極知此賊失一身家隨之但王忠

（欲靖餘孽併身家亦不暇顧足見公忠）

陳成鄭文苑餘孽未盡不得不然二人視福壽君

英等所居處與廷珍臥榻止隔窓櫺復謂曰將軍膽太大矣推誠至此極耶萬一中夜有變將何及廷珍曰無傷也暹浹旬卽送之厦陶範高鐸皆曰難矣公以撫爲名待之心腹美衣豐食恣其宴遊（說到此處令人掩）彼安肯舍而他之畏罪憚行作何措置留之則局（卷靜思幾無如何）不可了有脫逃生變之憂抑之則將束縛驅迫駭人耳目又恐山中遊魂謂公從前皆僞廷珍曰有（舍蓄妙）以處之十月甲戌呼杜君英等至幕中紿之曰頃接制府來書欲授若輩備弁令星速赴厦考驗天

霽風和卽日登舟可乎江國論不可廷珍罵曰汝〔狡黠〕
貌輕福薄固知非有官者之相叱退之杜君英陳〔叱退妙〕
福壽許諾廷珍大喜賜金爲贐遣左右送之行舁〔讀到下文方知此〕
〔處處俱是妙用〕婦人輿至幕中使乘向海岸登舟呼江國論鄭元
長來國論等度不可免强諾請行亦賜贐舁輿送
之去繼呼杜會三至亦如之蓋廷珍欲遣解諸賊〔補叙机密〕
預備三舟委弁目在舟以俟自幕府至海濱分令〔妙無痕迹〕
親隨丁壯沿途徙倚密爲防備順則善遣之行逆
則于幕內綑手足閉輿中如婦人不動聲色市井

可無有知者君英等巽順以行舟中亦善待之至
厦總督滿保奏報奉
旨解陳福壽杜君英會三赴京師與朱一貴對質
眾首伏辜方大書以明國法
朱一貴李勇吳外陳印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俱
凌遲處死親屬同坐陳福壽杜君英杜會三以就
撫從寬斬于市其餘在軍前擒撫諸賊先後解到
厦門如黃殿、黃日昇、郭國正、劉國基、林曹、江國論、
林騫、林璉、陳正達、盧朱、張岳、張看、鄭惟晃、鄭元長、
等總督滿保俱發臬司收禁福州府獄候審擬就

地正法十有一月己丑臺灣鎮總兵官陳策卒署提督藍廷珍移咨總督滿保檄金門鎮總兵官黃英之臺署事庚寅南路餘孽復叛爲首莿瓜戍郎陳成蘇清楊美林阿尾等集衆豎旗于石壁寮隨發南路兵追勦癸巳黎明千把總何勉杜雄等率兵搗賊穴擒蘇清高三二名成等奔潰楊美王敎逃匿下淡水知縣劉光泗擒獲之藍廷珍以羅漢

（必大）

（廓清一番乃可収場）

門諸山素爲匪類逋逃藪不大舉搜捕掃清巖谷無以淨盡根株分遣遊擊王良駿薄有成守備呂

瑞麟率兵從角宿岡山刈蘭坡嶺一路搜入羅漢門守備閆威由仁武庄土地公崎阿猴林一路守備李燕蔡勇由卓猴木岡社一路巳亥午刻咸會羅漢內門之中埔庄別遣把總林三陳雲奇鄭榮才游覓往大武壠分路堵截無令賊竄（周到）庚子分兵深入搜捕羅漢內門諸將備分搜銀錠山隹白寮東方木南馬仙等處大武壠諸弁目搜礁巴哖郎包米大龜佛大湖等處窮山密箐無不遍歷焚燬（總東一筆完搜山之局）賊寮數十所凡二十七日乃收軍回營據搜山將

備及差員外委蘇思維陳祥李得勝林福石瑪藍敦等先後報獲莿瓜成即陳成林阿尾林丁莊謀林讀林齊鄭敎陳璞等而石壁寮再叛諸孽盡行（完亡壁寮案）廓清矣又據報獲鄭文苑林沙掌兇死郡即陳國進慧昆即林昆瀰仔吳即李吳洪迎胡君用等及臺厦道陶範獲解蕭斌麻恩金絲猴即林玉等而（舊夥諸餘孽亦陸續廓清）朱一貴案内附和倡亂諸賊悉數俘囚惟王忠邱寶宣未獲遁逃傀儡内山臺灣山後藍廷珍分遣外委弁目諸路訪緝復令外委鄭國佐林天成召

致山番通事章旺同入傀儡內山遍查各社諭番衆嗣後不許窩留復令鄭國佐往郎嬌繞行山後至卑南覔傳檄獎諭大土官文結以冠帶補服賞勞之令起崇爻七十餘社壯番從山後大加搜捕將所有漢人逸賊盡縛以來於是王忠等不敢復入番界隻身竄伏束手待斃矣前此臺變逃回道府廳縣各文員　朝旨令督臣提臣會審發往臺灣正法併已故知府王珍屍棺剖梟示衆武職周應龍等亦令督臣會同提臣嚴審定擬署提督尚

未班師十有二月總督滿保在厦親審諸文員將（曾晉）
原任臺厦道梁文煊同知王禮知縣吳觀域朱夔
知府王珍屍柩委海澄營遊擊安奎賫令箭押送
之臺十有八日甲戌決于市而臺灣縣丞馮迪典
史王定國諸羅縣典史張青遠俱羈臺灣縣獄候（完逃渺文）
部文秋後處決廣東提督姚堂奉（職之局）
旨調任福建水師提督署提督藍廷珍遣遊擊王（此着深）
良駿賫印赴厦尅期班師總督滿保以地方初定（謀遠慮神益地方不小）
檄廷珍以南澳鎮仍統征兵暫留在臺彈壓時廷

議臺鎮總兵官移設澎湖臺灣府治設陸地副將裁去水陸兩中營將備弁兵撤歸內地另補民間（廷○議○原○不○可○行○所○以○民○情○如○此○）憂惶不安寢食宵小之徒訛言復肆康熙六十有一年春正月差員陳祥王仁和續獲韓淵林良等藍廷珍念訛言搖惑會商陶範高鐸孫魯以逆賊蘇清等多人在獄久留未決恐不足震懾奸頑二（大○書○）（此是山叛諸賊）月二十有九日甲申將蘇清林阿尾王敎林讀林丁莊謀林昆韓淵林良諸賊梟斬示衆李吳杖死（此是舊叛○諸賊）楊美先一日病死陳成鄭文苑等劇賊十數人及

續獲之邱寶宣江邦後悉解內地與黃殿等俱禁
省獄候審擬歸案正法　朝廷以臺疆僻處天外
筆勢軒昂
民間疾苦無由上達　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
奉差到臺巡視以南澳鎮總兵官藍廷珍調鎮澎
湖總督滿保疏薦督標中軍副將徐左柱調補臺
林亨一案
灣陸路副將三月望日庚子南路下淡水奸民林
亨等復謀作亂以合忠王三字爲勘合頒于其黨
方貿帛製旗欲夜舉事有密報者守備陳一得率
官兵捕之擒林亨搜得勘合及僞劄供稱同謀爲

首顏煙李咸陳法王帥王祿等分遣弁兵圍搜大崑麓岳寮及北路鐵線橋諸處並獲之復有餘孽百餘人遁入諸羅後山小石門得寶寮等處夜出行刦藍廷珍密檄北路叅將朱文協防遊擊林秀發兵搜捕遣署守備李郡把總鄭高林時葉分三路並進復遣把總莊子俊蘇思維率兵往大武壠堵截絕其竄路夏四月戊午諸軍齊集會勦賊已先一夜遁至三林港焚汛殺傷兵丁奪商販小船二入海逃生藍廷珍飛遣水師將弁出洋追捕閩

報在内地青水墘刦坐商船至銅山洋面又奪坐小漁船料爲潮賊將散夥登岸必於樟林東隴鴻（所料一毫不差）溝澄海等處在三林多有帶傷又從朱一貴作亂（絕好証據）時皆割截髮辮易于稽察星夜飛請總督滿保巡撫呂猶龍移檄粵東令潮州鎮道府縣密行查緝仍差千總一員赴潮催提盡獲劉國華邱阿路張阿舜賴日輝林阿元胡阿發黃阿赤黃阿五巫阿（完三林一案）盛陳阿日等賊黨五十七人皆解閩審訊監候正（竹仔脚一案）法癸亥夜又有奸匪百餘人在八掌溪小溪洲拜

旗作孽。行至竹仔腳塘。殺塘兵陳楠王亘蘇天貴等三名。比曉皆散回家為民。廷珍飛調將弁上下堵截搜捕。寂無蹤跡。差員四路密訪。併飭營縣廣差偵探。知縣汪紳文緝獲葉枕、廖猛、賴興、賴勤等。供指同謀聚衆羣賊。因遣兵搜捕北埔寮諸山。千總李郡生擒渠魁李慶。奪賊旗械及所刦贓物。焚燬窠廬。（李弁可嘉）又據叅將朱文。知縣汪紳文。守備劉錫。千總何勉、陳章。把總陳雲奇及外委弁目人等。先後緝獲黃潛、蘇齊、張戍、李延卿、張烏暢、潮邊王、妙何

歲張鎮朱見生等劇賊四十餘人俱解内地收禁福州府獄候審擬分别正法五月署臺灣府同知兼攝臺灣知縣事孫魯調補諸羅縣知縣　欽差巡臺御史吳達禮黃叔璥至自京師六月新授臺厦道陳大輦臺灣府同知楊毓健員外郎知臺灣縣事周鍾瑄及副將徐左杜等俱先後抵臺視事有奸民鄭仕者綽號急燒疎復訛言惑衆招集亡命謀于六月乙卯夜豎旗不果藍廷珍捕治之得其黨蕭興祖李柯等數人甲戌並擒會訊搜獲鄭

仕家檔柵開列偽爵人數一時旁觀多有駭愕狀

此舉善妥是實定地方手段

知縣周鍾瑄密白鎮道當堂燒燬將鄭仕等處死

人心大定藍廷珍以副將既至欲遵

非但保留藍帥特慮移澎失策故書

旨赴澎湖駐劄百姓囂囂罷市環　欽差御史道

之府廳縣各衙門籲呈請留而

新旨已下允提臣姚堂所奏副將仍設澎湖總兵

以手加額可慶可賀

官仍駐臺灣水陸兩中營悉還舊制道標守備弁

兵裁歸臺灣鎮管轄安設南北二路適中要害之

處百姓欣欣以手加額歡聲載道新調鳳山知縣

靳樹畹抵任署縣劉光泗仍歸海澄漳浦知縣汪紳文安撫緝捕事竣仍歸漳浦靳樹畹染疫病未幾卒以同知楊毓健攝鳳山縣事雍正元年春正月十有九日巳亥逸盜楊合復謀作亂合驟聞

聖祖仁皇帝升遐未知

新天子卽位乘間思逞散劄招邀匪類謀犯郡邑

藍廷珍高鐸遣外委千總陳楙等擒獲之窮治其黨悉解散二月

完楊合案

登極恩詔到臺灣萬姓舞蹈懽呼共慶太平士農

商旅安心樂業無窩匪接濟之人（以王忠等不得不就擒）一二餘孽棲身靡所饑餓待斃夏四月十有五日甲子千總何勉在南路鳳山林捉獲王忠劉富生陳郡等藍廷珍遣解內地聽總督滿保題達正法朱一貴孽黨盡絕矣（老健）臺灣平

藍鼎元曰臺灣治亂之局迥出人情意計之外其地方數千里其民幾數百萬其守土之官則文有道有府有縣令大小佐貳雜職若干員武有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守備大小弁目若干員其額兵七

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又當
國家全盛金甌靡缺而朱一貴以餵鴨小夫歘焉
倡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料歟太（殊出意外）
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敎
官吏孳孳以爲利藪沈湎樗蒱連宵達曙本實先（固當無怪其然）
撥賊未至而衆心已離雖欲無敗弗可得已然鹿
耳鯤身夙稱天險鄭氏一踞其間遂歷三世
國家圖之數十年費錢糧幾百千萬而後能收之
今不動聲色七日恢復巨魁就擒孽從授首即使（功成之速亦出意外）

孫吳復生亦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良由
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神威遠震將卒用命海若効
靈是以摧陷廓清不勞而邊疆底定
諭旨遙頒白叟黃童無不感激流涕蓋至仁厚澤淪
實情實事
浹人心者深也諸臣或運籌帷幄出力疆埸克敵
致果功在社稷欲以鼓厲將來收千秋百歲用人
之效則不得以其爲日無幾少之矣亂不久禍不
深削平者之績不大此非君子之言也賞罰明則
生出後半篇文
民易使今日之酬勳他年之龜鑑知此說者其知

波○瀾○壯○濶○

未雨綢繆之道乎臺灣海外天險較內地更不可
緩而此日之臺灣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
緩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
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嬌北窮淡水
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前此大山之
麓人莫敢近以爲野番嗜殺今則羣入深山雜耕
番地雖殺不畏甚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仔難
崇爻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
紫○接○
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使止也地大民

（入古）稠則綢繆不可不密今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營以四五百里山海奧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郎嬌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南路兵力已弱）諸羅地方千餘里淡水營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岔以下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北路險遠兵單更為可慮）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

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憂思而不能寐者也臺民好爲盜賊不因饑寒方慶削平又圖復起去歲平臺大定之後尚有布散流言嘯聚巖谷復謀作亂者數次屢經撲滅歲餘始殄而王忠一賊伏匿深山至我

皇上卽位乃克就縛可見地方廣大搜捕弗周雖（人但知平臺之功不知事後安臺之苦）平臺僅在七日而拔盡根柢東擒西勦亦有兩載艱難欲爲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絕妙經濟今已舉行卽彰化縣是）可也以愚管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

也

另設一縣管轄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餉歲徵銀八九千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坌設巡檢一員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爲賊藪于內門設千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園設守備一營兵五百郎嶠極南僻遠爲逸盜竄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

欲固圉又當籌吏治此循良更爲要緊

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員爲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

土沃而出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之均賦役平獄訟設義學興敎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尋常設施耳而以實心（實心行之便是尋常）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而生番化爲熟番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

顧或謂臺灣海外不宜闢地聚民是亦有說（此足以破迂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

道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氣運使然即欲委而棄之必有從而取之如澎湖南澳皆為海外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皆嘗遷其民而墟其地其後皆為賊窠閩廣罷徹及設兵戍守迄今皆為重鎮臺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彝盜賊後先竊踞至為邊患比設郡縣遂成樂郊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理則為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為盜賊禍亂之所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

理勢必然也

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綢繆者也閒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噬臍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爲寒心哉殉難諸臣雖功過不一然大節炳然足以增光宇宙褒其後而畧其先崇獎義烈用慰忠魂亦因以爲鑒可也

可使天下庸才一齊啞

況痛極矣

臺自奸民起釁以及平定安集中間事蹟繁多千頭萬緒欲以一篇文字網羅而條貫之非有

浩然剛大之氣排山倒海之力剸犀斷蛟之筆未有不如理亂絲或附贅懸疣顧此失彼者也茲紀一氣呵成絕大神力斂亂之所由生至纖至微止在守土恬熙便開出無窮禍變可見凡有地方責任之君子皆當兢兢業業無事常如有事之防不可以未雨綢繆爲迂也岡山初起賊勢未成不論中才將弁疾趨便可撲滅偏遣一龐然無用之周應龍玩寇殃民養成賊亂日行五里十五里稍勝收兵方戰遽退等情形不

但寫出豚尨見虎醜態萬狀亦見離郡咫尺鎮道奚啻聞知並不急遣能員將兵往換以致赤山敗衄賊遂長驅入郡此又用人不慎泄沓成風之過也金甌雄郡無端陷沒此時當事成何光景幸有陣亡殉難如許李游羅諸公凜凜生氣至今猶存今讀者心神飛舞爲歌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之句彼抱頭鼠竄縮頸蝤蛭能不愧死無地乎補入高永壽兵僧軼事追咎從前鎮道疎忽全不以封疆爲意是以賊起浹旬

縣府繼陷稱孤道寡妄希封拜直書弗削以見纍纍肉食誰生厲階葢傷之也不死不逃能全臣節如遊擊劉得紫尚猶有惻隱羞惡之心故亦許之若林亮之獨排衆議保守澎湖則諸將中第一出色寫得有聲有光鬚眉俱動使斯人早在臺灣必無棄地奔逃之事而用斯人以制敵則又何敵之不摧是澎湖一守扼住臺灣門户併收復臺灣之先鋒亦在其中此文字一大樞軸也滿督赴厦督師深得控制機宜一切調

度俱臻絕頂肅兵安民於戡亂功已過于讀者
於怒髮衝冠之餘忽覩此景星慶雲出現不覺
心中爲之一慰大師出師軍威雄壯不殺二字
使反側子自安尤爲平臺第一機括鹿耳安平
鯤身西港數大戰寫得如火如荼五花八門變
化入妙不啻親提枹鼓目覩垓下昆陽飛戈鳴
鏑時也府治既收罪首就擒平定南北二路如
風捲籜溝尾庄下淡水義民功不可沒而一二
附和倡亂同黨渠魁亦必陸續擒撫方得根株

淨盡中間插出癘疫風災慘苦異常見得臺民喜亂戾氣薰蒸郎使　國法可寬天道亦不肯宥可爲大戒乃尚有甫平思亂旣赦復叛之奸民則雖欲不殺豈可得乎鹽水港六加佃舊社紅毛寮后壁寮下淡水三林竹仔脚再叛諸孽一一正法臺民亦可以恍然悔悟不敢復萌非分之想矣通篇大意在儆勵地方文武當刻刻以吏治民生爲念使盜賊無自而興若稍一玩愒便功名身家性命靡不隨之且費後人許多

區畫此居官者之不可不愼也愚人作賊不過要想妄行朱一貴聚黨數十萬不爲不多陷府殺官刼庫僭號不爲不橫然屈指幾日梟首礫屍誅及親屬數十萬黨俱歸何處郎後此再叛如楊君林君等八九案無一不竿示藁街作賊果何益乎所以儆凡爲民者皆當起忠孝仁讓之心而消其犯上作亂之氣官民交勉則海甸昀昀常保寧謐子孫世世俱享昇平此作平臺紀畧者之意也大書特書正叙側敘補敘插敘

分敘合敘錯綜變化矯如游龍至其陡然而起咄然而止遙接遙應飛渡陪渡筆筆有神一篇萬五六千言讀之惟恐其盡不復有冗長汗漫之嘆知其浸淫於史漢者深矣總論鑒前車籌未雨措置設施絕大經濟則又當于長沙中壘間求之此有關世道之文非腐生所可與議也

雲錦少多病舞象後三年不讀書深自懼其終
弗成材也族人過者誚之曰此所謂今人一
服儒衣反奄奄欲絶矣子之病在安坐偃臥
未嘗一勞力是以筋骨懈散血氣不行今試
習拳械練手足日出汗數升非惟不病且雄
壯焉如其言果稍健因竊弄刀盾飛礮彈彎
弓走馬以爲樂　家君固見其弗成材也亦
聽之康熙六十年夏五月聞報臺灣朱一貴
作亂　先伯父襄毅公統師征臺僉軍中無

與謀畫者時幕友　陳少林先生已應　制
府滿公聘他人畏風○干戈莫敢往遂以
家君行雲錦從焉　襄毅公笑謂曰養軍千
日用在一朝汝病三載遂成健兒亦爲一朝
用也雲錦時年十有九持戟立樓船乘風破
浪覺甚壯迨一鼓入鹿耳門又一鼓收安平
鎮鯤身數戰奮勇爭先目覩巨砲雷轟鳴鏑
從耳邊飛過亦習爲故常不復知紛紛者何
物矣七日之内府治收復如疾風之掃秋籜

亦似有一番佳趣嘆古人年少請纓大都如
此
聖皇在上仁育義正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豈容小
醜不共自逃于光天化日之外
天戈所指罪人魄喪何蠕動之敢不伏辜也事
定旋歸迴憶執兵徵逐竟成卒伍粗鄙面目
何堪使君子觀之始愧勵發憤欲讀書
家君命偕諸弟從師受業數年以來蹉跎作
輟至今碌碌無所成少時不勉悔何及矣乎

臺紀畧乃　家君還旆時所著者　家君叅贊謀畫公檄文詞具載東征一集兹編特記小醜起滅蕩滌安定事蹟而已　家君身在行間指揮跋涉　襄毅公欲上其功　家君不可蓋當時尚應制舉不欲以書生厠名動籍今紀畧亦置身事外弗以姓名勞績夾敘其間雖高自位置不爭此區區一日之長亦以示至公無私方可垂爲信史也是書風行海内已十餘年雍正十年　家君客廣州與

執友　天長王先生同事筆硯　先生以板
文漫漶爲加評點再付梓人雲錦趨庭在粤
家君命校讐且識數語于後因薰沐百拜而
書之

雍正十年秋八月乙卯朔長男雲錦謹識